

萃升書院講義

選學舉要卷一

高步瀛

文選之作

隋書經籍志總集有文選三十卷梁昭明太子撰 梁書昭明太子傳曰昭明太子統字德施武帝長子也以齊中興元年生于襄陽天監元年十一月立爲皇太子中大通三年四月乙巳薨時年三十一諡曰昭明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誥文言爲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爲文章英華二十卷文選三十卷 南史梁武帝諸子傳曰昭明太子統小字維摩餘並同梁書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曰文選梁昭明太子蕭統纂前有序述其所以作之意蓋選漢迄梁（當云上溯周秦） 諸家所著賦詩騷七詔册令教策秀才文表上書啟彈事牋記（即奏記） 書移檄難對問議論（即設論） 序（此上當有辭字） 頌贊符命史論（此下有史述贊及論二類） 連珠銘箴（案選二字當互易） 誄哀辭碑誌行狀弔祭文類之爲三十卷竇常謂統著文選以何遜在世不錄其文蓋其人既往而後其文克定然則所錄皆前人也

玉海藝文（卷五十四）引中興書目曰文選昭明太子蕭統集子夏屈原宋玉李斯及漢迄梁文

人才士所著賦詩騷七詔冊令教表書啟牋記檄難問議論序頌贊銘誄碑誌行狀等爲三十卷原注曰與何遜劉孝綽等選集

案此謂統與何遜劉孝綽同選集而梁書南史遜孝綽傳皆不言其事（梁書遜列文學傳孝綽自有傳南史遜附何承天傳孝綽附劉劭傳）未知其何所本也

太平御覽居處部引襄沔記曰金城內刺史院有高齋昭明太子於此齋造文選又引雍州記曰高齋其泥色甚鮮淨故此名焉昭明太子於齋營集道義以時相繼王象之輿地紀勝京西南路襄陽府古迹有文選樓引舊圖經云梁昭明太子所立以撰文選聚才人賢士劉孝威庾肩吾徐防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悅徐陵王筠孔爍鮑至等十餘人號曰高齋學士楊慎升菴外集論文（卷五十二）謂昭明與高齋十學士集文選說與此同而王筠作王囿是

案此說乃傳聞之誤昭明爲天子當居建業不應遠至襄陽考襄陽於梁爲雍州襄陽郡梁書簡文帝紀天監五年封晉安王普通四年由徐州刺史徙爲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雍州刺史南史庾肩吾傳（附庾易傳）曰初爲晉安王國常侍王每徙鎮肩吾常隨府在雍州被命與劉孝威江伯搖孔敬通申子悅徐防徐攜王囿孔爍鮑至等十人抄選

衆籍豐其果饌號高齋學士是高齋學士乃簡文置而非昭明置則襄陽文選樓爲簡文遺迹而無關昭明選文也。抵地志所稱之文選樓多不足信揚州文選樓（在江蘇江都縣東南）或云曹憲以文選教授生徒所居池州之文選閣（在安徽貴池縣西）則後人因昭明太子祠而建者也楊升菴狃於俗說不知據南史是正反詡十學士姓名人多不知陋矣

文選學之由來

隋書經籍志文選音二卷蕭該選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竝作十卷 隋書儒林傳曰蘭陵蕭該者鄱陽王恢之孫也（恢梁武帝弟）開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撰漢書及文選音義咸爲當時所貴 北史儒林傳同

案文選注以此爲最先亦可謂蕭氏家學矣惜其書今不傳不如漢書音義猶得考見大要也（清官本漢書引之）

新唐書藝文志曹憲文選音義卷亡 舊唐書儒林傳曰曹憲揚州江都人也仕隋爲秘書學士每聚徒教授諸生數百人公卿已下亦多從之受業貞觀中揚州長吏李襲譽表薦之太宗徵爲弘文館學士以年老不仕乃遣使就家拜朝散大夫年一百五歲卒所撰文選音義甚爲當時所重初江

淮間爲文選學者本之於憲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復相繼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興於代 新書儒學傳曰憲始以梁昭明太子文選授諸生而同郡魏模公孫羅江夏李善相繼傳授於是其學大興

案文選學集成於李善而開先之功則曹憲其首也魏模公孫羅許淹皆與其傳故竝著焉

舊唐書經籍志文選六十卷公孫羅撰（當作注）又文選音十卷公孫羅撰 新書藝文志有公孫羅注文選六十卷又音義十卷 舊書儒學傳曰公孫羅江都人也歷沛王府參軍無錫縣丞撰文選音義卷（卷上當有十字）行於代 新傳同

舊志文選音義十卷釋道流撰 新志許淹文選音十卷舊儒學傳曰許淹者潤州句容人也少出家爲僧又還俗撰文選音十卷新傳曰句容許淹者自浮屠還爲儒

案舊志道流蓋道淹之誤或曰音義或曰音當卽一書也玉海曰僧道淹許淹文選音義十卷稱謂不明一人二人幾無從辨鄭樵通志藝文略兩載之誤矣焦竑國史經籍志亦沿其失

新傳曰魏模武后時爲左拾遺子景倩亦世其學

案模於文選殆無著述故其名及事略僅見新唐書餘不可考矣

李善文選注

舊書經籍志文選六十卷李善注 新書藝文志李善注文選六十卷李善文選辨惑十卷 舊書
儒學傳曰李善者揚州江都人方雅清勁有士君子之風顯慶中累補太子內率府錄事參軍崇賢
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嘗注解文選分爲六十卷表上之賜絹一百二十四匹詔藏於秘閣除潞王府
記室參軍轉秘書郎乾封中出爲涇城令坐與賀蘭敏之周密（武后姊韓國夫人嫁賀蘭氏生子
敏之武后誅兄子維良等取敏之爲其父士驥後賜姓武後以罪流雷州復故姓道中自經死見新
唐書外戚傳）配流姚州遇赦得還以教授爲業諸生多自遠方而至載初元年卒子邕亦知名
新書文藝傳曰李邕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號書籠顯慶中累擢崇賢館直學士兼
沛王侍讀爲文選注敷析淵洽表上之賜賚頗渥除潞王府記室參軍爲涇城令坐與賀蘭敏之善
流姚州遇赦還居汴鄭間講授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邕少知名始善注文選釋事而忘意
書成以問邕邕不敢對善詰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爲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善以其不可奪故
兩書並行

李匡又資暇集曰李氏文選有初注成者覆注者有三注四注者當時旋被傳寫其絕筆本皆釋音

訓義注解甚多家幸而有焉嘗將數本竝校不惟注之贍略有異至於科段互相不同無似余家之本該備也

郡齋讀書志曰李善初爲輯注博引經史釋事而忘其義書成上進問其子邕邕無言善曰非邪爾當正之於是邕更加以義釋解精於五臣今釋事加義者兩存焉蘇子瞻嘗讀善注而嘉之故近世復行

清四庫書目曰今本事義兼釋似爲邕所改定然傳稱善注文選在顯慶中與今本所載進表題顯慶三年者合而舊唐書邕傳稱天寶五載坐柳勛事杖殺年七十餘上距顯慶三年凡八十九年是時邕尙未生安得有助善注書之事且自天寶五載上推七十餘年當在高宗總章咸亨間而舊書稱善文選之學受之曹憲計在隋末年已弱冠至生邕之時當七十餘亦決無伏生之壽待其長而著書考李匡又資暇錄云是善之定本本事義兼釋不由於邕匡又唐人時代相近其言當必有徵知新唐書喜采小說未詳考也

案四庫書目從李濟翁說以今本事義兼釋者爲李善定本是也而謂善受文選在隋末生邕時當七十餘則非是舊書善卒在載初元年（即永昌元年）上推至貞觀元年凡六十三年舊書言

曹憲白五歲卒（新書亦言百餘歲）使貞觀元年憲爲七八十歲尙有三二十年以外之歲月善弱冠受業當在唐初不在隋末也由此言之假善生於貞觀初年總章咸亨間亦僅四十餘歲安得謂七十餘歲始生邕耶

五臣文選注

新書藝文志五臣注文選三十卷元注曰衢州常山尉呂延濟都水使者劉承祖男良處士張銑呂向李周翰注開元六年工部侍郎呂延祚上之 文藝傳曰呂向字子回亡其世貫或曰涇州人中書舍人改工部侍郎卒嘗以李善釋文選爲繁醲與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等更爲詁解時號五臣注郡齋讀書志曰唐呂延祚集注延祚以李善止引經史不釋述作意義集呂延濟劉良呂向張銑李周翰五人注延祚不與焉復爲三十卷開元六年延祚上之名曰五臣注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曰六臣注文選六十卷唐工部侍郎呂延祚開元六年表上號爲五臣注後人併與李善原注合爲一書名六臣注

案今五臣注本不見惟見於六臣注本

附 諸家評李注及五臣注之優絀

資暇集曰世人多謂李氏立意注文選過爲迂繁徒自騁學且不解文意遂相尙習五臣者大誤也五臣所注盡從李氏注中出開元中進表反非斥李氏無乃欺心歟且李氏未詳處將欲下筆宜明引憑證細而觀之無非率爾今聊各舉其一端至如西都賦說遊獵云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李氏云許少秦成未詳五臣云昔之捷人壯士搏移猛獸施巧力折固是捷壯文中自解矣豈假更言况又不知二人所從出乎又注作我上都云上都西京也何太淺近忽易歟必欲加李氏所未注何不云上都者君上所居人所都會耶况秦地厥田上上居天下之上乎又輕改前賢文旨若李氏注云某字或作某字便隨而改之其有李氏不解而自不曉輒復移易今不能繁駮亦略指其所改字曹植樂府云寒鼈炙熊蹯李氏云今之腊肉謂之寒蓋韓國事饌尙此法復引鹽鐵論羊淹雞寒劉熙釋名韓羊韓雞爲證寒與韓同又李以上句云膾鯉膾胎鰕因注詩云魚鼈膾鯉五臣兼見上句有膾鯉遂改寒鼈爲魚鼈以就毛詩之句又子建七啟云寒芳苓之巢龜鱸西海之飛鱗五臣亦改寒爲寒擧取也何以對下句膾耶况此篇全說脩事之意獨入此擧字於理甚不安上句旣改寒爲寒擧即下句亦宜改膾爲取縱一聯稍通亦于諸句不相承接以此言之明子建故用寒字豈可改爲魚擧耶斯類篇篇有之學者幸留意乃知李氏絕筆之本懸諸日月焉方之五臣猶虎狗鳳雞耳其改字

也至有翩翻對恍物則獨改翩翻爲翩翩與下句不相收又李氏依舊本不避國朝廟諱五臣易而避之宜矣其有李本本作泉及年代字五臣貴有異同改其字故犯國諱豈惟矛盾而已哉

邱光庭兼明書曰五臣者不知何許人也所注文選頗謂乖踈蓋以時有王張遂乃盛行於代將欲從首至末奪其蕭根則必溢佚盈箱徒費賤翰苟蔑而不語則誤後學習是用略舉綱條餘可三隅反也 吳都賦曰且有吳之開國也造自太伯宣於延陵蓋端委之所彰高節之所興臣延濟曰太伯延陵端其志操委棄其位以存讓體以興高節明曰據賦文是雙關覆裝體以端委所彰覆太伯高節所興覆延陵宜於所彰下注太伯之德解端委之事所興下注延陵之德釋高節之文不宜將二人之事混同而注之且釋端委之意殊非典經案左傳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禮杜元凱注曰端委禮服也穎達曰端玄端也委者長垂於地也賦言太伯造成國邑服玄端之衣以行周禮彰顯先王之風化於吳國也左傳又曰公子光弑王僚以國讓延陵季子季子曰聖達節次守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達敢失守乎棄其室而耕於野遂舍之賦言延陵以此高尚之節宣播謙讓之風以興盛吳國非謂自興高節也賦又曰建至德以創鴻業世無得而顯稱臣銑曰言我吳都復建立太伯延陵之至德以創制大業代無得而稱美焉又曰由克讓以立風俗輕脫屣於千乘臣延濟曰言吳能

建太伯延陵之讓節以成風俗蓋讓千乘之重如脫屣也明曰此文亦雙關體云建至德以創鴻業世無得而顯稱者此獨論太伯之德耳太伯建立至德以開創吳國之大業其德浩大故代人無可得而稱論語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是也且延陵非創業之主注不得兼言延陵之德也其由克讓以立風俗輕脫屣於千乘此則論延陵之德也言延陵讓而耕於野是其克讓輕千乘也注不得兼言太伯之德以致混淆又曰外失輔車唇齒之援臣向曰輔陪乘也吳蜀相資猶陪乘以唇齒爲內外明曰案左傳云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先儒皆以輔謂頰輔車謂牙車此注云陪乘非也或云詩云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則是車之與輔亦相依之物有何不可而子非之其有說乎易云咸其輔頰舌孔穎達曰輔頰俱爲口旁之肉輔是口旁之肉則車爲牙車輔車唇齒四者同類相依而存闕一不可以喻二國更相表裏乃得俱全若以輔爲陪乘則車爲載物之事輔爲御車之人也人之與車非相類不可以喻二國故陪乘非也（汪師韓曰今李注吳都賦無輔車唇齒句）靈光殿賦曰雲縹藻楨臣向曰縹梁上柱楨叉手也明曰案爾雅釋宮云楨謂之縹郭璞曰薄楨也（原注曰薄音皮碧反）薄柱頭也楨斗也又云案廡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椽郭璞云侏儒柱也臣向不依爾雅之文臆爲其說且上文枝掌枹枹而邪據周翰曰枝掌梁上交木交即叉

手也何得更以椀爲叉手違經背義乖謬之甚 江賦云初發源乎濫觴周翰曰濫謂泛濫水流貌觴酒盃也謂江之發源流如一盃也明曰周翰以觴爲酒盃則是也然以其流水如一盃之多則非也何者且濫非水流之貌濫者泛也言其水小裁可浮泛酒盃耳 雪賦云君寧見階上之白雪豈鮮輝於陽春臣銑曰鮮寡也雪之光輝豈寡于陽春也明曰下文云玄陰凝沍不味其潔太陽輝耀不固其節則鮮謂鮮明也言雪當見日而消不能鮮明光輝於陽春也 緒白馬賦云實有騰光吐圖疇德瑞聖之符焉臣良曰疇昔也言昔帝之德有瑞聖之符焉明曰疇等也言馬可以等齊君子之德祥瑞聖人之道也 郭璞遊仙詩曰珪璋雖特達明月難暗投臣延濟曰特達美貌明曰案朝聘之禮有珪璋璧琮璧琮則加束帛然後能達而珪璋德重可以獨行故曰特達聘義云珪璋特達德也此詩之意言君子雖有才德不假外助然亦不可仕於亂代如明月之珠不可以暗中投人也 阮籍詠懷詩曰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臣延濟曰故秦時東陵侯邵平種瓜於青門外其瓜甚美以供賓也明曰案嗣宗此詩是遭亂代思深居遠害故以瓜喻之言邵平種瓜不能深遠近在青門之外又色妍味美遂爲人所食啗故下云五色耀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爲患害意言人遭代亂苟逞才露穎必爲時所害如美瓜膏火之自喪矣而延濟不喻此義謂種瓜以供賓客

何其謬歟 其詩又云布衣可終身臣統曰布衣謂邵平明曰此詩取瓜喻不專指邵平言人當亂代但服布衣自可終身何可紆朱拖紫也 陸士龍大將軍讌會被命作詩其末章云施已唯約於禮斯豐天錫難老如嶽之崇臣向曰約薄豐厚也言我所施用甚薄遇禮且厚是天錫我難老之惠如山嶽之崇也明曰觀士龍之意是祝王之辭言王于身儉約於禮則豐厚所以天賜王難老如嶽之崇非士龍自謂也 謝宣遠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送孔令詩云風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臣延濟曰季秋涼風至始授衣也霜降膠漆堅可以爲器故美百工之功也明曰按月令季秋云霜始降則百工休注曰謂膠漆之作停也宣遠亦用此意言歲將晏授寒衣停百工人民安可以謀飲讌餽賓客也而延濟訓休爲美言霜降膠漆堅可爲器物若如此則既興百工是其勞苦何歡讌之有且時方寒凜非用膠漆之日翻覆尋繹理無所通 顏延年皇太子釋奠會詩云尙席函丈臣周翰曰尙席儒席也明曰今觀此詩文勢非謂儒席也尙席謂設席之吏也設此太子之席其間相去容丈以指書講書也知尙席爲設席之吏者以其詩云尙席函丈承疑捧帙侍言稱辭惇史秉筆承疑侍言惇史三者皆太子屬官故知尙席亦官吏如尙衣之事也 邱希範侍讌會樂遊苑送張徐州應詔詩云詰旦闔闔開馳道聞鳳吹臣延濟曰鳳吹笙也笙體象鳳故比之也明曰吹者樂之總稱鳳者

美言之也以天子行幸必奏衆樂豈獨吹笙而已哉故月令云命樂工習吹大享帝於明堂是謂衆樂爲吹也 其詩又云輕葦承玉輦細草藉龍騎臣良曰藉猶鋪也明曰藉猶薦也草在馬蹄之下故曰藉也 陸士衡贈馮文舉詩云借曰未給亦既三年臣銑曰借曰假日也給猶足也言王事無暇常假日而遊尙未爲足也明曰此本出於毛詩按雅篇云借曰未知亦既抱子鄭玄曰假令人云王尙幼小未有所知亦已抱子長矣亦不幼小也據毛詩之義則以曰爲語辭今臣銑此注以曰爲日月之日則與毛詩之義大乖士衡之意不合矣

其詩又曰之子既命四牡項領臣良曰項領者駕木向上也明曰按毛詩節南山篇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毛萇曰項大也言四馬之肥其領大也今士衡取此意以美文罷之行亦宜訓項爲大而云駕木項上非也 陸士衡贈弟詩云寤言涕交纓臣銑曰纓衣領也明曰纓帶也雖文章用字與經稍疏詁訓釋名安可臆斷 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詩臣良曰西陵蓋所居之西陵也明曰西陵浙江東之西陵驛名也何以知之以其詩云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江湄知也 謝靈運初發石頭城詩云雖抱中孚爻猶勞貝錦詩臣銑曰易中孚卦九五爻也明曰案中孚九五云有孚攣如无咎其義言九五居尊爲中孚之主爲信不可暫捨而攣繫不絕故得无咎此爲主者之事非臣下之所指

用且其辭意不當今尋靈運之意乃指九二爻耳案九二云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其義言九二處重陰之下履不失中立誠篤志雖在暗昧物亦應焉故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不私權利惟德是與故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是靈運常抱此道尙爲孟覬誣奏故曰猶勞貝錦
詩而張銑以爲九五爻何義也 古詩云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明日
履當爲履字之誤也文章之體不應兩句之內二字同音又諸經傳無納履之語案曲禮曰俯而納
履義曰俯低頭也納猶著也低頭著履則似取瓜故爲人所疑也履且無帶著時不必低頭故知履
當爲履傳寫誤也 張景陽七命云錯陶唐之象臣銑曰錯維也陶唐堯也象法也言晉德維於文
法也明曰錯音蒼故反置也陶唐之代人有犯罪者畫其衣冠謂之象刑言今晉德之盛人無犯罪
者其陶唐之象刑亦錯置而不用也 曹子建求通親親表云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臣銑曰辭辭國
遠遊謂出征也明曰遠遊亦冠名也辭脫去之名也言脫去遠遊之冠而戴武弁之弁也知其然者
以下文云解朱組珮青紱組紱皆綬也故知遠遊武弁皆冠也臣銑以遠遊謂出征一何乖謬
蘇軾東坡書謝瞻詩曰李善注文選本未詳備極可喜所謂五臣者眞俚儒之荒陋者也而世以爲
勝善亦謬矣謝瞻張子房詩曰苛慝暴三殤謂上中下三殤言暴秦無道戮及孥稚也而乃引苛政

猛於虎吾父吾子吾夫皆死於是謂夫與父爲殤此非俚儒之荒陋者乎語如此甚多不足言故不言又書文選後曰五臣注文選蓋荒陋愚儒也今日讀嵇中散琴賦云間遼故音痺弦長故徽鳴所謂痺者猶今俗云斂聲也兩弦之間遠則有斂故云間遼則音痺徽鳴者今之所謂泛聲也弦虛而不按乃可泛故云弦長則徽鳴也五臣皆不曉妄注又云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鷓鴣游弦中散作廣陵散一名止息特此一曲爾而注云八曲其他淺妄可笑者極多以其不足道故略之聊舉此使後之學者勿憑此愚儒也

洪邁容齋隨筆曰東坡詆五臣注文選以爲荒陋予觀選中謝玄暉和王融詩云阡危賴宗袞微管寄明牧正謂謝安謝玄安石于玄暉爲遠祖以其爲相故曰宗袞而李周翰注云宗袞謂王導導與融同宗言晉國臨危賴王導而破符堅牧謂謝玄亦同破堅者夫以宗袞爲王導固可笑然猶以和王融之故微爲有說至以導爲與謝玄同破符堅乃是全不知有史策而狂妄注書所謂小兒強解事也唯李善注得之又容齋四筆曰漢文帝問陳平決獄錢穀平謝曰主臣史記漢書皆同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文穎曰惶恐之辭猶今言死罪也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辭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正用此意文選載梁任昉奏彈曹景宗先叙其罪然後繼之

曰景宗即主臣仍繼之曰譚案某官臣景宗又彈劉整亦曰整即主臣齊沈約彈王源文亦然善李捨漢史所書而引王隱晉書庾純自劾以謂然以主爲句則臣當下讀殊爲非是不知所謂某人即主有何義哉

唐庚子西文錄曰謝玄暉詩云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平楚猶平野也呂延濟乃用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謂楚木叢便覺意象殊窘凡五臣之陋類若此汪師韓曰案楊升菴詩話云楚叢木也登高望遠見木杪如平地故云平楚猶詩所謂平林也陸機時安轡遵平莽謝語本此唐詩燕掠平蕪去又遊絲蕩平綠又因謝詩而衍之也升菴亦以木言然觀呂氏之注固未必知是解耳即子西以楚字直代野字豈如楊說之精

姚寬西溪叢語曰李善文選引證精博五臣無足取也惟注北山移文值薪歌於延瀨李善云未詳呂向云蘇門先生遊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以終乎薪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爲心何怪乎而爲哀也遂爲歌二章而去又不注所出至注解嘲李善引伯夷太公爲二老乃云只太公爲一老不聞二老其繆如此

王楙野客叢書曰文選解嘲二老歸周翰注則曰太公歸文王而周業盛是爲一老不聞其二老李